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

第三回 美人擁兵豪僕丑妝官樣架 壯士贈馬書生神勇俗人驚

話說老尼與曇花，在房中演說洪楊亂時南京情形。正說得悽慘無聊，忽聽得曇花「啊呀」了一聲。不磨不覺大驚，以為又有甚麼游勇在這院中放火之事。凝神靜氣再往下一聽。那裡知道他是說：「天已亮了，他們客人今早要上路，我們還只顧說話哩！我也不睡了，我要去收拾早飯去了。」聽得老尼罵道：「天亮就天亮，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，阿呀阿呀的亂叫！要是把（給）別人聽得，又不知甚麼大事。你這個脾氣，這麼大的年紀，還是不改。我看你愈長愈小了。」不磨聽了，也覺好笑，且不理他，忙起身，到下房叫醒金利，取出筆墨，就在晨光黯淡之中，寫了一封告諭金融的家信。又寫一封致黃中杰的稱謝之信，並將昨日昨夜所聞所見情形，詳述一遍。無非要他轉告南方親友，知道他們是在福中，不可不知福的意思。信尚未寫完，金利已早將摺漱之具、早餐各件，一一搬進房來，聽候不磨自用。不磨封完了信，洗好了臉，就去用飯。

飯未畢，老尼空相已早踱進不磨這裡來了，坐著主位，對著不磨說道：「施主，多有簡慢了。自此以後，施主在路上，就沒有這樣大米飯吃了，是要吃麵食了。施主多用點兒。這裡離王家營，雖是沒有多遠的路程，但是這一路搶劫頻仍，施主要步步留心，早晚提防。要緊要緊！我聽得這一路的逃勇，要是沒有穿的、吃的、用的，他們起初由山西直隸來的，個個帶著有騾馬駱駝，就是這麼沿路便宜亂賣。還有軟弱年輕，不願隨著大隊去姦淫擄掠，也有將自己軍裝賣了，當盤纏回去的。施主到了王家營，要是買到了這個，也就可以代步的代步，防身的防身。昨日聽得施主說，是要走東大道的大路。我看不如走西大道的好，西大道雖是比東大道遠一點兒，卻熱鬧的好多。東大道路上，吃的睡的，都是極苦的境界。恐怕施主南方人，多有不便。施主也吃不得這種辛苦。我勸施主還是改走西大道為是。西大道近來雖有游勇、逃官出沒其間，諒他耳目眾多，有各省營務處保護，當無妨礙。老衲前時至保定募化，也曾走過這條道兒。風景也好，也繁華得很。施主的意思如何？」

不磨此時吃飯剛完。便叫金利收去趕急用飽，以便上路，就回答老尼道：「多蒙大師指引，感激不盡。我的原意要走東大道，卻是為著要去經歷一番。一則可以知道北方民間疾苦；二則要到山東省城，便道去看袁世凱操練的兵勇成效。我還要插入天津，察看亂後情形到底是個甚麼樣子，可以長長我的見識。我也顧不得辛苦，圖不得安逸。我這一點點年紀，要不是自己去磨礪，還有何人鼓舞呢？大師的盛意，我感激就是，我卻不改初意了，大師休得見怪。」

老尼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果是一位胸有成算，少年大器，老衲多言了。施主既然如此，老衲也不敢強留一日二日的，做這虛人情。施主今日主僕二人上路，只是此地沒有車輛，卻是怎好呢？」不磨道：「我隨身行李，不過三個皮包。我主僕二人步行，也可到得北京。我到了路上，再去設法罷。」說罷，就在皮包內取出銀元錢十番，面交老尼作為謝禮。老尼再四推辭，抵死不受。還是曇花送茶進來，見此情形，對老尼說道：「大爺用錢，向來不是那小家的樣子。師父要是不受，他猜著嫌他的少，他的心上反不舒服。不如留在這裡，代他供養銀河宮裡這位天孫娘娘罷。大爺還沒有娶親，也應該在乞巧仙姑前燒燒香，求他覓一個天仙似的太太。」說得大家一笑而罷。不磨又取出案上信件兩封，托他轉送郵局。空相答應了。又稱謝一番，不磨遂與金利拿了行李，告辭起身。

老尼又說了這一帶路上情景如何，風土如何，那一店可以打尖，那一店可以安宿，說明一切響馬忌諱。遂與曇花送出門外，分袂而去。

這裡不磨與金利兩個少年主僕，都是初次上山東陸路，不但不覺其苦，這裡望望，那裡看看，倒好像這一路情景，都做了他們的玩意兒，說說笑笑，倒不寂寞。走出小街，抄上大路，照著方才老尼說的走去，果然不見一車半輛。只見那游勇潰兵，如排山倒海而來。背大旗的背大旗，背槍的背槍，抬缸灶的抬缸灶，卻不見有騎馬的、拉炮的。看得眼花頭漲，那腦子裡面彷彿麻了一般。

不磨看得呆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不是中國的兵麼？怎麼打起仗來，便跑得一個也沒有，難道沒有去打仗不成？怎麼打了敗仗下來，還是一個沒有帶傷的，跑得這麼快、這麼樣多？這就令人難解了！」

想著未畢，又見來了一大隊兵勇，穿著總統江蘇全省勤王親兵隊號褂，簇擁著無數坐二轎的、坐四轎的、坐八轎的官轎，匆匆而來。不磨不覺大驚，以為江蘇勤王兵打了敗仗，救護著主帥、將官、營官、哨官，死命望南邊逃來。那裡曉得就近一看，那坐八轎的，都是一個個美貌妖嬈，香氣噴溢，彷彿上海灘上的女信人一樣；坐四轎的，不是雛鬟鴉婢，即是半老徐娘，個個在轎子裡嬉皮著臉，向路人微笑；那坐二轎的，倒是一班尖頭小耳，俗氣滿面的男子漢，好像是二太爺、三小子的模樣。不磨甚為詫異。仔細打聽，果然是江蘇、浙江、湖南三省大員，在京裡逃出來的官眷。坐八轎的，就是姨太太；坐四轎的，就是少奶奶、小姐、丫頭、老媽子；坐二轎的，果是唱戲所說的宰相家人七品官。那些兵勇，就是這幾位姨太太的老爺，在河南邊界，恐怕路上出事，向統領借來的。

不磨想道：「怨不得中國要打敗仗了！這一隊一隊的兵丁，不去救太后皇上的駕，倒來這裡替這些尚書、侍郎、太太、姨太太保鏢。怪不得蘇州城裡這些人家，都裝扮著他的女兒像狐狸精似的，要賣把（給）人家做二房、做三房，原來有如此這般的威風。又怨不得中國人不想幹那些實在正經生業，都想去做勇爺，個個去捐官，原來倚仗這有權有勢的親戚，又怎麼不要得電報局、招商局的差使呢！不用說了。他們做了太太、姨太太的二太爺、三小子，都是這樣坐起轎子來，還要呼么喝六的。我們今天不在地下去爬，還是站著走路，也就萬幸了。」

一路想得個好笑，不覺已行至王家營地方。左右打聽不出那家有車輛騾馬。那街上游勇逃兵，更比清江浦亂得慌。青天白日，都是大家關著門，沒有一個敢出來做生意。好容易打聽得一家天津人，姓熊的，是個響馬出身，專門收買騾馬。認得這班來來往往的游勇，招攬他們做個窩家。有時坐地分贓，有時周貧濟急，做天下不要本錢的買賣。地方上土人受了他許多恩惠，也不去攻訐他。他便也安身在此，作一個接待過路英雄的小山寨。這是這金利小廝不知那裡去打聽出來的。不磨也不管他，就趕到熊家去買騾馬。

果然進了熊家大門之後，看見一個高長大漢，滿面黑麻，雙眉似劍，插入鬢毛，眼光帶煞，口唇如墨。身上穿的衣服，自汗衫起，一直到外面馬褂，鈕釦是沒有一個扣著。腰間纏著一匹大黃湖縐，頭上纏著一條方格苗布，歪紐著一個三寸來高的英雄結。右手拿著兩個大鐵蛋，的溜溜的亂滾。口裡銜著一支京八寸潮煙袋，吐出一種悶人的煙味，也不曉得吃煙的是怎樣受得。腳上穿著抓地虎靴子，蹣著腿，坐在一個馬墩上。儼然戲台上扮出來的那些強盜樣子一樣。見不磨進來，並不起身，先開口問不磨道：「你這個小孩子，來乾甚麼？」金利怒氣沖沖對他說道：「來買馬的。」那大漢道：「你來遲了。我的馬，今天早上把（給）山東販子賣把（給）他們營裡了。你這點年紀，買馬乾嗎？」不磨說：「去上長路的。」那大漢道：「你望那裡去？」不磨說：「我到北京去。」那大漢一驚，又問道：「你去乾嗎？你不怕死嗎？」不磨笑道：「我要怕死，我也不來了。」那大漢愈覺驚惶，色頗不豫，又說道：「倒看你不出，這個小蠻子，倒比他當兵的做將官的強多了。你到裡面來坐一會兒，我看看有什麼人送馬來賣的沒有。」

不磨、金利也無懼色，跟著大漢，就進入內堂。望後一看，後面是一溜大廄子，兩旁的馬房、馬槽不知其數。後門頭，彷彿已有許多嘈雜的人聲。那大漢便跑過去，開了後門。已有好幾起逃兵潰勇，等候他來買馬。見他開了後門，一擁而進。那大漢指著這個說十兩，那個說二十兩，買了好幾十匹。一霎時間，都一個個牽進槽來，分給銀兩而去。那大漢便請不磨到槽上挑馬，任不磨自揀。不磨自小嬌生慣養，雖曾習過體操，那裡認得馬的高低。倒不及金利識得馬的優劣，與不磨看來看去，沒有合意的。看得這些馬更覺可憐。雖說這些馬是逃兵潰勇盜賣出來的，看看個個馬都是骨瘦如柴，其形似狗，那裡能夠出兵對敵。這多是統領營官七折

八扣買了來充數的，不料今日又落在這裡。不磨歎了一聲，將要別去。

忽然金利說道：「那——那——那——那不是兩匹好馬嗎？」不磨依著所指的看去，果見最後一間馬槽上吊著一匹白毛黃擗，高大倍於尋常；一匹紅花棗騮，骨格極是神駿。四隻馬耳豎立如箭，鼻息直噴，聲如洪鐘。惟覺得毛片蒙茸，長幾二寸，不甚光潤。不磨進去看畢，對著金利道：「這種馬毛倒不常見，倒像一個大哈叭狗兒。想必是沒有喂甚麼料，以致馬瘦毛長，弄得這個可憐的樣子。」金利道：「大爺不要小看他。這俗名字叫做白雪神獅；這俗名叫梅花赤雁。這兩個馬雖不能日行千里，倒有三四百里腳力。大爺不信，一問賣馬的，便知端的。」

不磨果然走出槽口，招手問那大漢道：「你這兩匹馬賣多少錢？」那大漢走來一看，道：「這兩匹馬是我的坐騎，不賣的。」金利道：「你不賣，放在這一堆兒幹什麼？」那大漢走近金利面前，向金利面上一看，說道：「我就賣把（給）你，你也騎他不了。」金利鼻子裡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不用胡說！不要說我主人是練過外國體操，有頭等飛躍本領，就是我這個下等奴才，也要比你強一千倍二千倍的呢！」那大漢大怒，向著不磨兩主僕說道：「你不要拿了學過外國洋操的本領嚇我。我看那些打了敗仗的兵勇，那一個不是練過體操、洋操的嗎（呢）？他那種無用，比一個老鼠還不如。我看見好些武備學堂裡學生，騎著一隻狗樣的老馬，他還栽下筋頭，跌傷了手，跌傷了腳。你不用誇口，說你是學過外國體操的，只要你騎得這兩匹馬，我賭一東道，我連鞍轡都送把（給）你。你們要是騎他不了，你的行李也休想拿出我的門去。」

不磨聽他一激，這一番嘲笑的話，只好按著怒氣，對他說道：「這也難怪你瞧他那些練洋操的不起。但是我不白要別人家東西的。你只說你馬要賣多少銀兩，我若騎得下，我買了去就是，說甚麼送不送。只要你看見我降得下這兩隻劣馬，你不翻悔，讓我買了去，就算是好漢；你要是翻悔，你就算不得江湖上英雄。你看好麼？」那大漢道：「你不要管這些。你騎得上，我說送你就送你。」金利說：「你快——你趕快——拿鞍轡配上！」

果然那大漢氣忿忿的，自己跑到裡面房間，取出兩副極鮮明富麗的鞍轡，向著金利道：「你看可好？」金利笑道：「好好，多謝，多謝！」那大漢愈加氣憤，走進馬房，拉出兩隻怪馬，配上鞍子，扣上肚帶。將要上嚼口時光，那兩隻馬都昂起頭來，發起長嘶，如龍吟虎嘯一般，不肯俯首受人羈勒。那一隻紅花棗騮，昂頭更高，腳下抓地起塵，頃刻瞇目不能見人。那大漢用力下勒，那裡能動他分毫。還是不磨、金利走近前去，幫著上了韁繩，牽出後門。

金利就先騎這紅花棗騮。那紅花棗騮向來有一種劣病，人要去騎他，他要試試人的手段。他豎起前腳，人立而行，俗語說的馬掛牌就是。人要沒本領，從馬背一直滾了下來，弄得不好，還要送命。金利素能相馬，知道昂頭極高的，是有這種劣性，上馬時候早已防備。不待他開步，就是狠命的在馬耳上一鞭。那馬果然護痛，一直望空地奔跑。跑了好幾個圈了，然後下馬。

不磨接著就上那匹白毛黃擗，只提防出毛病，卻忘了帶鞭子。不料這白馬又是一樣性格，他會起旋風，騎馬的人偶不經心，便頭昏眼花，栽下馬來。不磨無法，只好用力勒著韁繩，兩腿用著全力這麼死命一夾，那馬便受不起不磨勇力，只好捨命狂奔。這個馬，馬力來得洶湧，斷難跑個圈子就可以了事。不磨縱轡直行，頓覺兩耳風聲，如雷霆震蕩，身子便輕如蝴蝶，栩栩欲仙，不覺大快。再回頭看時，不見金利半個影子。約在二三十里外，方回勒馬頭，那馬還有不盡他力氣樣子。再放韁奔回，覺瞥眼已到上馬之地，人馬俱無喘息不安之狀。

不磨下得馬來，問大漢道：「何如？」那大漢道：「這真真奇了，你們兩個年紀輕輕的，都有這號本領！好了，好了，我也不乾這江湖上的買賣了，我說送你，我是送定了的。你卻須留個名兒姓兒，也好要朋友們留心一二。你卻要看我薄面，要是遇著我的朋友，也要抬抬手兒，留碗飯給他們吃吧。我且問你：你們爺兒們有這好本領，不去統兵接仗，倒讓了那班鴉片煙兒做統領、做營官，是何道理？」

不磨說：「我要是去做統領、做營官，我就沒有這個工夫來練習了。」那大漢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想你沒有去做官，空著身子練本事；做了官，就要去戴著帽子，穿著褂子，去當那上司的太太、姨太太差事，沒有工夫去學習了。」不磨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壯士高姓大名，我也要銘諸心版。將來若有借助之處，還求借助一二。」那大漢道：「你也不用糊塗了。我看你這號人才，還沒人來用你。你卻想用我，你不用癡想罷，你快去干你心願事去就是。你也不用擔心，心裡以為受了我這一份大禮，過意不去。我這裡要三千五千的倒還有，你如果要用，我倒可以幫助你。我送你的馬，是甘肅兵丁青海帶回的。我出門去做那買賣，百不失一，一夜可在三百里外打個來回，再沒有疑心到我身上。我於今送了與你，我也可以借此收收我的野心。你去吧，去吧！天不早了，我也去睡中覺了。」說罷，就要關門樣子。不磨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我還有事呢。」

要知不磨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